

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爲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谷飲蚩蚩然氓耳何隱爲余嘗與番陽吳熙載縱論此事爲之三歎旣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縈縈林樾翳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爲場圃癸卯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爲居游之墅因而疏鋤

流之波以爲池時秀蔚之叢以爲苑而橫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爲室藏書冊硯筆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爲堂深沈曠廓曰燕超燕超之西爲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爲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爲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爲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旣爲其名與其詩番陽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爲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

危若猶未厭今而爲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
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
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尚未晚
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爲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
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
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是物之表以爲安而終不
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
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
竹爲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豁一
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

折而益西瞰瀦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間遠迴僻若無絲
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
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
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
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
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
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
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爲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
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
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
善用者是爲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
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爲客言之而
客略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
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
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
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
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
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
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
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
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
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

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旣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戴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
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電至
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
其爲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
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
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
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
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劇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
納嚴至於使人潛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
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污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
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
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水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刻人也

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叢山之爲廷吉隱亦將幾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翼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
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電至
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
其爲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
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
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
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
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
納嚴至於使人潛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
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污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
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
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水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刻人也

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人窶人有居兵衝而爲軍士誤俘其孥
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爲公府掾一日署牘如其類盡
放出之贊戎於嫠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
萬計余聞其事每爲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
宇瀟灑雖閭僮騎廝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
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其清
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
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
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淪澡雪而歸濯
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爲茗漿
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
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

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
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爲山水掩映碧而
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隣而居久而情誼聲跡
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爲文溪焉余嘗
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爲溪自夫人以
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爲溪累而
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
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羣有俱休顧不可無食
也而櫛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
而遊喜則籍溪石而誼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

爲我我之爲溪乎而何者爲名何者爲累乎且吾久之殆將
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
容知乎南望驃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
背闕峯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
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
溟濛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
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強恨不疾
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
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爲衆人
之所晦是豈不可爲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
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
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

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爲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爲鄉關江湖爲室廬雲物爲軀骸丘壑爲
心胷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
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而能安
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
此爲拘此駭彼爲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
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
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
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
以相忘而无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資仕江南
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

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
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
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
亳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水之
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蚕釣弋芟荷榆
棗瓜蔬之入其俗有宗姻隣黨歲時伏臘遊眺讌歌之娛自
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矍然觸以遐慨也故
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
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
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狃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
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
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爲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鰲峯亘州之東南於山爲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馬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揚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爲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

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羸者有時而收焉吾宜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煙返爲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旣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愴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